

## 一日敲打万千遍

黄绍斌口中的“吴师傅”，名叫吴多学，今年53岁，海口人，是一位白铁匠。我们印象中的打铁师傅，形象大多粗犷，他们可能穿着深色工作服，上面星星点点溅了不少污渍，踩着旧布鞋，那双手似乎从来没真正干净过，总是沾着锅烟墨等，满手硬扎扎粗拉拉的老茧，骨节一个个遒劲地突出着。

但吴多学却不然。初见他时，若不是他正好在打铁，你绝对无法将他与这份工作联系起来。他头戴圆帽，穿着一件格子衬衫，浅色牛仔裤，显得有些斯文。他肤色偏白，年过半百但脸上的皱纹却不深，说起话来嘴角上扬，眼角低垂，给人一种温柔敦厚之感。虽然常年要弓着身子打铁，但他站起来身板挺拔，没半点佝偻。

吴多学用来打铁的工具相对简单，一把剪子、一把钳子、一把锤子、一副量尺和一个笨重的木墩。加工制品时，他要先在白铁皮上量好尺寸、画图，再用切割机剪裁，切割要根据需要成型，或圆、或方、或直、或弯，这一切，都靠他手工完成。“在白铁皮上画线、切割计算要非常精确，否则就对不上口，造成材料损失。”吴多学工作起来全神贯注。

我们见到吴多学时，他正在自家门口制作拜神祭祀用的香炉。只见他在切割后的铁皮上下各打上一圈凸痕，然后卷边连接……不久，一只炉桶就在他手上被敲打得渐渐成型了。

“过去技艺精湛的白铁匠在加工成品时，只进行剪裁敲



吴多学在裁剪白铁皮。



吴多学在切割白铁。

午后三点，清脆的“当——当——”打铁声打破了海口市美兰区三亚上一街的宁静。三两孩童从门板里探出脑袋，呼朋引伴，老人们背着手慢悠悠走在街上。小街里旧店面多，一间连着一间，打铁声就沿着水泥路传荡开，连屋檐下懒卧的野猫也动了动耳朵。百余米长的老街一下子多了些生气。

“打铁声响起，天气十有八九是放晴的，下午得空闲，就该出门活动活动了。”这似乎是三亚上一街老居民们不约而同的默契。“因为吴师傅总在家门外打铁，天气不好他就不会‘出摊’。这打铁声就像信号，我们听了大半辈子。”今年58岁的三亚上一街居民黄绍斌说。

# 洋铁匠 在白铁上敲打人生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邱江华

图/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

打，基本不用焊接或铆钉。”吴多学说，而如今情况不同了，有的白铁制品制赛后，还要焊接才能放心。焊接的方法是：先将要焊接的地方擦拭干净，将烙铁在炉子上烧热后，沾上焊锡，涂抹到白铁皮的接缝处。有时为了防止白铁皮接口脱落，也有用铆钉加固的。

吴多学的家在三亚上一街路口，距离和平桥不过几十米，路段还算繁华。一日下来，“当——当——”的打铁声响了成千上万遍，竟也吸引了不少过路的人或驻足观看、或询工问价。

## 学艺守艺三十载

俗话说：“世上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吴多学作为一名白铁匠，少了些搭炉灶、燃炭火、拉风箱、吹浓烟之苦，但沉重的铁片及笨重的打铁工具都需要人工搬动，大量的剪、切、敲、锤等工艺也要靠手工来完成，辛苦程度不言而喻。

吴多学家是传统的琼北民居，房子临街的那边为门板，把门开完了便可像铺面一样迎接来客。大厅约有三四十平方米，其中一半堆满了打铁的工具或铁制品，一半用于摆放祭祀用品，拐过正厅有间侧房，斑驳陈旧的墙面显示出年代久远，里面堆放着上百个用于拜神祭祀的红色小香炉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打铁世家。

吴多学记不清自己是几岁开始学打铁了，用他的话来说“那甚至不叫学”，因为他有个铁匠父亲，幼时他天天看父亲打铁，日复一日看多了他自己做起来竟也是有模有样。“我十七八岁就开始接生意，做那种外面海南人经营的早点摊用来煮粉条的铁碗，很多人来找我做，他们说我做得结实。”吴多学憨憨地笑道。

吴多学的父亲吴坤富手艺更为精湛，在那个物质生活不发达的年代，他能用简单的工具将白铁皮打造成各种家用器具，例如打水的提桶、脸盆、锅盆、喷壶、舀子、畚箕、漏斗……“父亲就是靠打铁，维持了我们一家的生活。”吴多学说，当时他家的生意很不错，有些人大老远专门找到他父亲要定做铁桶、锅子、铁盆等。“父亲一开始是自己

在家里接单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海口市某白铁制品厂工作，即使是这样，得空时也接了不少活干。”

在吴坤富离世后，打铁的接力棒便传到了吴多学的手上。现在，吴多学习惯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干活，因为露天光线好，干活累了，他就和路过

的街坊邻居聊聊天。

从外貌上，我们难以看出这份工作给吴多学留下的印记，但当他脱掉手套，一切都显而易见了。他的手掌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茧，他开玩笑说，这手老茧比手套还结实。“有时碰到一件大活，没个几千几万锤成品出不来，手掌牵连到手臂乃至整个后背，晚上睡到床上都会腰酸背痛。”

## 别有滋味在心头

在民间，白铁匠也叫“洋铁匠”或“薄铁匠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白铁因质地轻巧、便宜耐用、不易生锈的特点受到消费市场欢迎，尤其是白铁制成的水桶、脸盆及簸箕，更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备品，因此那时候城乡各地随处可见白铁匠游艺的身影。

“没有力量不能打铁，没有胆量不敢打铁，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。”吴多学说，白铁匠是“全活”，顾客需要什么器具，只要表述清楚，白铁匠基本上都能实现。“这也是白铁匠的优势。市面上没有的，我们可以造出模型，像带有手柄的煮粉条的碗、娃娃的洗澡盆，就是白铁匠根据顾客需要打造出的，所以白铁匠人个个都是巧手。”

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，如今家庭日用品升级换代，塑料、玻璃、不锈钢逐渐取代昔日的白铁制品。白铁生意冷清了，做白铁匠手艺活的人也所剩无几。当年畅销的产品，如今鲜有人问津。

“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舍不得扔旧铁锅，想着换个柄还能继续使用。现在海口市中心几乎找不到白铁店了。”吴多学说，三年前，有不少老人家专门寻到他，问能不能定制那种椭圆形，约一米长的扁扁的水盆。“‘70后’到‘90后’应该都有记忆，这些年代的人小时候经常用这种类型的盆洗澡。而如今，除了一些传统的老人，基本没人记得这些老物件了。”

白铁生意日渐萧条，吴多学心里五味杂陈，说不出滋味。他也尝试着做些市面上还需要的厨房排烟管、祭祀香炉桶等。尽管白铁匠这门老行当渐行渐远，但吴多学还坚守着技艺的本心，继续敲打着自己的事业，努力在“当当”声中找到自己幸福生活的乐趣。

采访结束时，已临近傍晚，暖阳将古老的三亚上一街照得通透明亮，我们走到街头，面前是一派车水马龙，城市喧哗，背后吴多学家门口又传来阵阵“当——当——”打铁声，声音此起彼伏间，竟有一种古老与现代的交错重叠……

吴多学在描红洋白铁工艺品。

